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虚拟公墓里的5800块墓碑：

记录逝者人生 承载生者思念



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

“给每个逝去的人留一条微博，给每个逝去的人一个纪念之地。”这是微博账号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运营者们想要实现的愿景。创立12年，发布超过5800条微博，经手三代运营者，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主题是死亡和思念。

点开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主页，那些逝去的人中有父亲、女儿、爱人、朋友，他们或死于疾病，或死于意外，他们的故事留存于网络上，接受亲朋好友的缅怀以及陌生人的悼念。

不觉间，清明又至。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多位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运营者、关注者以及研究生死学的高校教授，听听他们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线上纪念，又如何理解死亡。

壹 为每个平凡人网上立碑

贰 网络入殓师已传承三代

今年2月7日，素妍的母亲去世了。这场意外来得如此之快，从母亲发病呼吸困难到在ICU病房去世，前后不过两天时间，“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，人一倒下瞬间就没了。”

43岁的素妍在武汉一所老年大学当手工课老师，这是她第一次经历至亲离去。突然的刺激，几乎击溃了素妍。在母亲刚去世的头一个月里，她几乎每天都会哭，吃不下饭，一下子瘦了8斤。

一个月过后，素妍以为自己走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更大的悲伤在等待着自己。

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创始人名为林东平，2011年7月3日，一位互联网知名人士的死亡触动了还在IT行业工作的他。当天他发布了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第一条微博，“@吴征原凤凰网副总编辑、现百事通运营官，昨天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享年39岁。”

在创立之初，林东平并无太多人文关怀方面的想法，只是出于互联网产品设计思维，尝试关注“死亡”这个新的细分领域。早期，他发布的内容多是公众人物，且内容简短，只有寥寥数语。

真正让林东平开始对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投注个人情感的，是一个长春男孩的死。那是在2012年2月，这个男孩一直在网络求助，称自己得了急性肺炎，急需3万元治疗，希望有好心人帮忙，可没有多少人关注他。不久后，林东平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。

2012年2月27日，林东平为这个男孩写了条微博，“@XXX，2012-02-20去世。终年25岁。急性肺炎。这是一位在微博上很孤独的网友，2月10日从凌晨起，他绝望地发出十数条微博求助。无奈到去世为止，也没有最高为2的转发量。我点了关注，成为他第26位粉丝。”

此后，林东平开始关注逝者生前的故事，他会

母亲刚去世时，素妍要料理后事，安顿家人，忙碌得没有时间感伤。在一切事务处理完后，失去亲人的痛苦开始占据空虚的时间。“有一天送完孩子上学，一个人回家，看到母亲生前的物品，越想越伤心，瘫倒在床上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”那时素妍在想，要是没有孩子需要照顾，真不如跟妈妈一起走了。

为了排遣内心郁积的悲痛，素妍在互联网上搜索“妈妈去世”等关键词，希望能从别人的经历中获得力量。很快，她发现了一个名为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微博账号。

把逝者的微博从头到尾翻看一遍再动笔写“讣闻”，有时会添加几句自己的感慨。在林东平的运营下，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逐渐积累了数万粉丝，也开始有逝者亲友主动投稿。

2017年，林东平忙于其他工作，将账号交给武汉的一个团队托管，新接手的负责人李冰希望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他曾说：对许多人来说，人生真的是来受难的，我们想通过一些努力，在他们渡难的时候能帮他们一把。

李冰接手后，依旧会每天发布逝者信息。他还开设了一个名为“战胜抑郁症”的新话题，希望能通过科普相关知识帮助抑郁症病人。

到了2020年夏天，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迎来了第三位运营者——当时仍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的吴孜或，她继续记录着鲜活生命的逝去。目前，吴孜或每天会处理上百条私信，“除了一些逻辑混乱表述不清的，只要是用户真情实感的投稿，我们基本都会发布。”她说。

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吴孜或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和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表达的主旨是一样的。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正是为逝者的家属提供一个安放回忆的场所。

叁 可为逝者线上创建“星星”

在这里，有各种各样的逝者故事，当然也不乏与母亲相关的。

看到网友们分享的故事，素妍感叹生命无常，心里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，“原来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，正在经历失去亲人的悲伤。”3月27日，在一条纪念母亲的微博下，素妍留言说：“我也想我的妈妈，一个月前离开我，那个最爱我、爱我超过她自己的妈妈！”这句话打完后，她感觉到心头压着的巨石微微松动了些。

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早在2011年7月3日开通，距今发布近5900条微博。博主会根据网友投稿或公开资料整理，记录一个个逝者故事，再一个个“讣闻”发布在互联网上。

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关注列表里几乎都是故去之人，大部分账号自被关注的那一刻起，永远不会再更新。他们当中有警察、歌手、大学教授、游戏主播，还有许多没什么特殊身份的普通人。

2019年，曾有网友向时任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运营者李冰提问：“您为何要做这个？”“为每个平凡人立碑。”李冰答道。

在打理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之外，吴孜或还负责运营一个名为“思念星空”的线上纪念小程序，在这个虚拟空间中，人们可以为逝去的亲人、朋友创建一颗属于他（她）的“星星”，向逝者告别、倾诉。

这个小程序最早由李冰打造，他觉得微博投稿这种方式也许不足以寄托对逝者的怀念，便推出了一个功能更齐全的“虚拟公墓”。“思念星空”在设计之初就有别于基调灰暗的线上纪念网站，橙黄色的主色调让人内心平静，用户可以在这里发布图文，也可以给别人留言，相互安慰。

2020年夏，此前由于运营不善被搁置的“思念星空”也被移交到吴孜或手中，她十分上心这个“很有意义”的项目，更新产品界面，完善各类服务。在2021年底，推出全新升级的“思念星空”，如今已吸引了数万人在此寄托相思。

今年28岁的朱婕是“思念星空”的“重度”用户，她在每晚睡觉前，都会在这里跟去年7月离世的爷爷“说说话”，为爷爷点根蜡烛，送朵花。“今天吃到什么美食，工作中有什么烦心事”，她都会写在爷爷的“星球”上向他倾诉，“每次我在这里打字，总感觉爷爷真的听到了，似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”朱婕没有告诉其他家

人她会在网上纪念爷爷，这是独属于她和爷爷的空间。朱婕觉得跟爷爷“对话”可以给她力量，帮助她走出悲伤，重新走入生活。

不过，像朱婕这样的用户并不多。吴孜或称，“思念星空”中有几万个为逝者创建的星球，70%的用户会慢慢减少使用频率，就像在现实中的墓园一样，只有在重大的节日会上线看望、祭拜。

对于“思念星空”的未来发展，吴孜或考虑过引进更多的新技术，比如ChatGPT、VR等，让用户在更真实的环境中与逝者“交流”。吴孜或常常被人性的美好感动，有些用户刚刚失去亲人，正处于悲痛之中，看到其他人发布的纪念内容，还会留言“你一定要加油、坚持”。每每此时，吴孜或会感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。

朱婕最后一次看望爷爷，是在他去世的一周前，她带去的那包饼干，爷爷很喜欢吃。朱婕回去后，特地买了很多饼干留给爷爷，结果还没送过去，爷爷就去世了。每次想到爷爷，她总是充满了遗憾，“我总觉得之前对爷爷不够好，我应该更关注他的。”

在采访中，当记者问及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或“思念星空”的意义时，几乎每个采访对象的答案里都包括有这条：“提醒我更多关注身边的人。”

杨魁：一位真诚的师者，作别人间



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

杨魁，出生于1960年，陕西人，典型的关中汉子，一米八几的高个，身材魁梧，常年穿着熨得妥帖的衬衫或者运动衫，衣襟收进西裤，皮带一扎，背包一挎，大步迈开走在学校里，碰到熟悉的学生就乐呵呵地招呼：“你娃最近怎么样了？”或者张罗着：“上家里吃饭，让你师母给你做碗面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慢慢讲。”很多人提起他，首先想起的是他爽朗的笑声，极为豪迈。

这样一个富有精气神的人，美国时间3月23日，因病在美国去世。

杨魁身上的头衔有很多：知名传播学者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等，他是国内最早从事消费文化理论研究、危机传播研究和企业形象与区域品牌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，并在消费文化研究和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。

对于熟悉杨魁的人来说，他的故去，不只是一位知名专家学者的逝去，更是一个真诚的人远去。

“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”

这是十几年前兰州大学的一堂课，仿佛是在“大众传媒与社会”，但杨魁站在讲台上，却讲起了世界和宇宙，在更为宏大的世界里，他信手拈来、引经据典，正在读研的陈鹏在台下听得一愣一愣的。

“杨老师有那个年代传统大家的感觉，他学哲学出身，知识渊博，积累深厚，又能多领域融会贯通。其实当时听不大懂，但过了十几年再回想起来，对他讲的内容又会有更深的体会，他很有智慧。”陈鹏回忆道，更重要的是，杨魁讲课有一种魅力：“他身材魁梧，说话带点陕西口音，但声音洪亮，气场很足，而且言语幽默诙谐，杨老师讲课会营造一种氛围，把你带到他的‘场子’去。”

杨魁从教38年，学生无数。记者在采访过程中，能够

听到很多这样的小事：一起去吃饭，杨老师特意给多加了一份牛肉，念叨着孩子正在长个，在外面要吃点好的；毕业前的晴日，杨老师和我们玩了一下午游戏，笑得很开怀；答应给学生证婚，即使前一天忙到很晚，也会穿着正装出现在婚礼上……这些日常的小事，一件又一件联结着师生情谊。

杨魁去世的消息传来后，学界哀悼，惋惜一位如此富有才华的学者逝去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特为其举办追思会，除了到场悼念的人，无数学子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哀思，在为其专门建立的纪念网站上，可看到众人无尽的悼念。

何以一个老师，能引起这么多人的怀念？真诚，是听到的最多的答案，“杨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很自然地照顾你，很纯粹地为你考虑。”

“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”

在兰州大学就读本科期间，杨魁与同班同学董雅丽相识相知，1985年两人结婚，相伴38载，几乎形影不离。偶尔也有短暂的分开：起初，两人住的房子很小，也就十一二个平方米。寒暑假时，董雅丽带着孩子先回老家，杨魁就埋头看书写作，往往是完成一篇或几篇文章，誊抄寄出后，才回家与妻儿团聚。在那间小房子里，杨魁醉心在学术研究中，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，成绩斐然，引起学界关注。

董雅丽有时会埋怨自己的工作就是工作，也不知道多陪陪她。“他好像总有一种紧迫感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。”但她也理解，“他就是个事业心很重的人，觉得自己担着这些身份，有责任要去去做点事，而且还要做好。”

因此，董雅丽承担起家里多数家务以及送往迎来的各种琐事，还与她一同探讨学术，一同审阅学生的论文，尽力分担。2009年，她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这一年，杨魁才第一次踏进银行，“手续都不知道怎么办。”董雅丽说，“有时候，我打趣说要不要给你汇报

一下家里的财务情况，他用甩手说你管就行。”

在张毅眼里，姨父杨魁并非不懂“浪漫”，而是有自己的表达方式。“比如和学生一起出去吃饭，他会拿着菜单说，这个给你师母点上，她爱吃这个。”张毅说道，“他对我姨妈无比的信任，甚至是依赖，真正的夫妻同心。”

在张毅的记忆里，总是有着姨父在书房里伏案工作的背影：“夏天穿个短袖，冬天披个外套，案头各种资料摞得高高的。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，每天几乎都是这样一个状态。”

姨父杨魁在家中是大长辈，在张毅眼中自有一番威严在，最为放松的时刻，是翻开那些教案时，谈起他的学生时，他总会乐呵呵地神聊起来，脸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，但对其他一些东西，姨父总是不以为意。“我收拾出一些奖状证书，是很高的荣誉，我说找个地方好好放着，他总是说，这有啥，你就搁搁在那。”

但有时，张毅会听到他打电话：“我有个学生要到你那边工作了，这孩子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你那个岗位具体什么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嘛。”

“出国治病还想带上手稿”

2021年国庆节前，杨魁已自觉身体很不舒服了，但还是去参加了广外的研究生复试，“当时发了盒饭，他没有吃，拿回来了，说太累了，太累了。”董雅丽回忆起来，语带哽咽，“后面去医院检查，已经是肺癌晚期了。他连续三年没去体检，总说没有时间，每年为这个事情，我都要跟他生气。”

得知自己的病情，经历过最初的不安后，杨魁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积极治疗，他担心时间不够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广外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侯迎忠与杨魁共事多年，也曾是他的学生，两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里，关系极为亲密，“杨老师在整个治疗期间还是很乐观的，国内国外各种办法都试过。”

2022年11月，杨魁的女儿把双亲都接到美国，希望为父亲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，但最终回天乏术。

去美国之前，杨魁嘱咐妻子，把早年他构思的一本书的手稿带上，他希望身体好一点后，能好好整理一番。董雅丽在收拾东西时，翻到了那万字的手稿，但她没有带上：“这对他来说，也是想完成的事业，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，他不可能再完成了，我心里难受，就先放在家里。”

让她稍感欣慰的是，丈夫一生背负许多，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努力，如今总算能好好休息了。

在董雅丽写的祭文里，她用“使命”一词概括丈夫的一生：有些使命是外界强加给你的，有些使命则是你自己赋予自己的，无论哪种使命，你都无法回避而只能承担，一生都在努力去完成。

2023年3月23日，春分过去不久，一位真诚的师者，作别人间。

（孔德钦、贺晓琴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学者声音： “网络公墓” 切合新时代需要

作为最早在国内高校开设《生死学》课程的教授，广州大学教授胡宜安认为，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这种账号是一种非常好的死亡教育方式，人们感受到人生无常，自然会更珍惜当下。

胡宜安说，“网络公墓”这一形式正好切合了新时代的需要。人们失去所爱之人后，内心积压的情绪总需要一个出口发泄出来。在传统社会，人们会与家人一起通过祭祀、上坟等方式抒发情绪，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，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亲人与故土在外地谋生，“网络公墓”这一超越时空的平台就起到了替代性的作用。

不过，胡宜安认为网络祭祀毕竟是在虚拟空间发生，人们可以在忌日、清明等特定的时间节点祭拜，最好不要沉溺其中，影响日常生活。网络祭祀有其便利所在，线下祭拜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体验。

请扫码加群报料



（文中素妍、李冰、朱婕均为化名）